

译 文 丛 刊

〇 侯爵夫人

克萊斯特等著

袁志英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426,000

1955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000册

书号：10188·272 定价：(六)1.75元

目 录

奥格斯堡灰阑记

- [德国] 布莱希特作 高年生 张烈材译 (1)
- 吹牛男爵历险记..... [德国] 毕尔格作 王克澄译 (15)
- 选择未婚妻..... [德国] 霍夫曼作 韩世钟译 (94)
- O 侯爵夫人..... [德国] 克莱斯特作 袁志英译 (169)
- 轻蔑的一瞥..... [德国] 库森别尔格作 张佳珏译 (202)
- 小萝克..... [法国] 莫泊桑作 王振孙译 (206)
- 圣米歇尔山的传说..... [法国] 莫泊桑作 郝 运译 (242)
- 奥尔唐斯女王..... [法国] 莫泊桑作 郝 运译 (248)
- 克里斯蒂·塔克的下场

- [美国] 考德威尔作 陈良廷译 (257)
- 老黑人阿贝·莱瑟恩吃官司

- [美国] 考德威尔作 陈良廷译 (264)
- 马撒·琼..... [美国] 考德威尔作 刘文澜译 (273)
- 汉迪..... [美国] 考德威尔作 聂光禹译 (283)
- 锁链..... [美国] 德莱塞作 余 杰译 (290)
- 天道好还..... [美国] 威廉斯作 韩 洁译 (326)
- 科诺瓦洛夫..... [苏联] 高尔基作 陈冰夷译 (341)
- 猎人叶米里亚

- [俄国] 马明-西比利雅克作 胡成为译 (400)
- 岗哨..... [俄国] 列斯科夫作 陆肇明译 (409)

卡里塞珀	[意大利] 马奇作	余 杰译	(429)
深秋夜话(广播剧)	[瑞士] 杜伦马特作	张 黎译	(441)
独眼女人	[巴西] 阿尔梅达作	朱景冬译	(466)
兽友	[乌拉圭] 基罗加作	齐明山译	(474)
小刀	[犹太] 肖洛姆-阿莱汉姆作	姚以恩译	(511)
加尔各答路上			
.....	[印度] 泰戈尔作	张立民译 胡文华校	(528)

作者和作品简介	(540)
---------------	-------

奥格斯堡灰阑记

〔德国〕布莱希特

三十年战争时期，一个名叫青格利的瑞士新教徒在莱希河畔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开了一家大制革厂，兼营皮货商店。他同当地的一个女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当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向该市进军的时候，朋友们都劝他赶紧逃走。然而，也许是为小家庭所牵累，也许是舍不得丢下那家制革厂，他横不下心来，没有能及时出走。

就这样，当皇帝的军队攻占奥格斯堡时，青格利还呆在城里。傍晚，入侵部队开始烧杀虏掠，青格利就藏匿在院子里一个存放颜料的地窖里。他的妻子本来要带着孩子到郊区亲戚家去避避风，可是由于收拾行李，打点衣服、首饰和被褥，就把时间给耽搁了。她从二层楼的一扇窗子向外一望，突然看到一群皇帝的士兵正涌进院子。这个女人吓得魂不附体，丢下一切，仓皇地从后门溜走了。

于是小孩便留在屋子里。他躺在放在宽敞前厅的摇篮里，玩着一只用绳子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木球。

只有一个年轻的女仆还留在屋子里。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忙着洗涤铜炊具，突然听见从巷道里传来一片嘈杂声。她急忙奔向窗口，只见士兵们正在从对而楼房的二层楼上往巷道里扔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她跑进前厅，正要伸手抱起躺在摇篮里的孩子，便听到有人使劲撞击橡木大门。她惊慌失措，飞也似地跑上楼去。

前厅挤满了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新教徒的家，把一切东西都砸得稀烂。并四处搜寻，大肆抢掠，奇怪的是却始终未曾发现这个名叫安娜的女仆。这群士兵离去以后，安娜从她藏身的衣柜里爬了出来，发现前厅里的孩子也安然无恙。她急忙抱起孩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园子。此时天已黑了，然而附近有一幢正在熊熊燃烧的房屋，熠熠火光把园子照得通明。她大吃一惊，发现地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定睛一看，正是她的男主人。原来是士兵们把他从地窖里拖出来活活地打死了。

直到这时女仆才明白，倘若她抱着这个新教徒的孩子在大街上被人抓住，其后果将会多么严重。她心情沉重地把孩子放回摇篮，给他喝了一点牛奶，把他摇得睡着以后就到她已出嫁的姐姐居住的市区去了。约摸晚上十点钟光景，安娜在姐夫的陪同下，穿过正欢庆胜利的士兵的人群，赶往市郊去找孩子的母亲青格利太太。他们来到一幢高大楼房前面，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大门才开了一道缝儿。一个小老头儿，青格利太太的叔叔，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安娜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青格利先生死了，不过孩子倒平安无事，还留在房子里。老头儿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睛，冷冰冰地望着她说，他的侄女已离开这儿了，而他自己则不想跟这个新教徒的小狗崽子发生任何关系，说完便又把门关上了。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安娜的姐夫看见有一扇窗户的窗帘在动，他深信青格利太太一定在里而。看来她对抛弃自己的孩子并不以为耻。

在回家的路上，安娜和她的姐夫并肩走着，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她对姐夫说，她想回到制革厂去把孩子抱来。姐夫是一个文静规矩的人，听到她这样说不禁大吃一惊，便竭力规劝她打消这个危险的念头。这些人家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他们从来就没有好好地对待过你啊。

安娜默默地听他讲，答应决不干任何傻事。然而她仍坚持要

尽快地到制革厂去看看孩子出事没有。她想一个人去。

她的愿望付诸实现了。在遭到捣毁的大厅中央，孩子安安静静地躺在摇篮里睡觉。安娜疲惫不堪地坐到孩子身旁，仔细地打量着他。她不敢点灯，但邻近的那幢房屋还在燃烧，借着火光，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孩子的脖子上有一小块黑记。

女仆看着孩子时而熟睡时而吮吸自己的小拳头，过了好久，也许有一个小时，她才明白过来，自己呆在这儿的时间太长了，看得太多了，已不忍心抛弃孩子自个儿走掉。她迟钝地站起身来，动作缓慢地把孩子裹在一块亚麻布床单里，然后把他抱在怀里，犹如一个干坏事的人、一个小偷一样，怯生生地东张西望着走出了园子。

她同姐姐和姐夫商量了很久，过了两个星期就带着孩子下乡到大艾廷根村去。她的哥哥是这个村子的农民，这里是他妻子的娘家，他只不过是入赘到这儿来的。姐姐和姐夫事先同她商量好，只对她的哥哥透露这是谁家的孩子，因为他们都还从未见过这位嫂子，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农妇会怎样接待一个如此危险的小客人。

安娜在中午时分来到这个村子。她的哥哥、嫂子和雇工们正在吃午饭。她受到的接待不算差，但一瞧新嫂子的脸色，便不得不立即说这是她自己的孩子。她说她丈夫在一个偏僻的村子的一家磨坊里干活，过几周就会来把她和孩子接去。这一席话才消除了嫂子心头的疑云，她把孩子着实夸奖了一番。

下午安娜陪同哥哥到树林里去砍柴。兄妹俩坐在树墩子上，安娜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哥哥。她看得出来，哥哥对这事感到为难。他在这个田庄的地位尚未巩固，他十分赞许安娜在他老婆面前没有透露真情。显而易见，他不相信自己年轻的妻子对这个新教徒的孩子会特别宽宏大量。他想把这事隐瞒下去。

长此以往，这可不容易啊。

安娜在田里帮助收割庄稼，等到大家休息的时候就赶紧跑回

家去照料“她的”孩子。小家伙长得很好，甚至还长胖了，一看见安娜便笑，使劲地想抬起脑袋。然而秋去冬来，嫂子开始打听起安娜的丈夫来了。

安娜呆在田庄里并没有什么不好，她是个好帮手。问题在于左邻右舍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总不见安娜的丈夫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要是她不把孩子的父亲指给大伙儿瞧瞧，田庄里马上就会有人风言风语地说闲话了。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哥哥套好一辆马车，大声叫安娜一同到邻村去买一头小牛犊。坐在嘎吱嘎吱响的马车上，哥哥告诉她，他已为她物色了一个丈夫。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雇农。当兄妹俩走进他的小茅屋时，他衰竭得连头都无法从那肮脏的床单上抬起来。

他同意与安娜结为夫妇。在他的床头边上站着一个黄瘦的老妇人，那是病人的母亲。她想要得到一笔报酬，因为他们给安娜帮了忙。

这笔交易在十分钟内就谈妥了。兄妹俩这才坐上马车前去买牛犊。婚礼在这一周的周末举行。当牧师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婚礼祝词的时候，病人甚至没有用他那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瞧安娜一眼。哥哥毫不怀疑，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领到一张死亡证。安娜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不久就会在前来看望妻子的路上死于奥格斯堡附近的某个村子里，而一个寡妇呆在自己兄长的家里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这是一次罕见的婚礼，既听不到教堂的钟声，也听不到吹奏乐，既无宾客，也无宾客。婚礼一完，安娜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作为婚宴，她在饭厅里吃了一个夹有一片肥肉的面包，然后就同哥哥一起走到孩子躺在里面的木箱旁边。如今这个孩子已有了名字。她把床单塞塞紧，朝着哥哥微笑。

不过死亡证却一直没有送来。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一直不见老妇人送来消息。安娜曾对田庄上的人说过，她的丈夫已动身看她来了。如今每当人们问起她的男人在哪儿的时候，她就说因积雪太深，路途难行。可是又过了三个星期，她的哥哥感到十分不安，就驾车到奥格斯堡附近的那座村庄去了。

他直到深夜才回来。安娜还没有睡，听到院子里马车的声响，便急忙奔到门口。她瞧见哥哥无精打采地卸着马具的样子，心一下子就抽紧了。

哥哥带回来的是坏消息。他走进那间茅舍时，发现那个行将就木的病人正坐在桌旁吃晚饭，身上穿着一件衬衫，狼吞虎咽地吃得津津有味。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哥哥继续讲下去，没有看安娜一眼。这个雇农，顺便提一下，他名叫奥特勒。他和他的母亲看来对他病情的突然好转也都感到意外，对将来怎么办大概还未拿定主意。奥特勒倒并不叫人讨厌。他话说得很少，只是有一次，当他母亲刚想抱怨说他如今要养活一个不想要的女人和一个陌生的孩子的时候，他才叫她住口。在谈话过程中他一边想着一边继续吃他的奶酪，一直到她哥哥离开时还在吃。

以后这几天，安娜自然心事重重。她利用家务劳动的间隙教孩子学步。每当小家伙撒开纺线杆，伸出双臂，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的时候，她总是强忍着无声的啜泣接住他，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有一次她问哥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她只是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见过他一面，而且又是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现在她才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年已半百的老头儿，一个地地道道的雇农。

不久，她就见到了他。一个货郎鬼鬼祟祟地告诉她，“有个熟

人”想要见见她，约她某日某时在某村近旁一条通往兰茨贝格的小道的岔路口会面。于是，夫妻俩就在两村之间一块白雪皑皑的空地上见面了，就象古代的两军统帅在对垒的军队之间相遇那样。

这个男人安娜瞧不上眼。

他长了一口细碎的灰色牙齿，从上到下打量着她，尽管她穿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没有什么好瞧的。他在讲话中使用了“婚姻圣礼”这类字眼儿。安娜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她对这一切还得考虑考虑，请他托一个经过大艾廷根村的商贩或屠户当着她嫂子的面给她捎个口信，就说他现在很快就要前来，他只是在半路上病了。

奥特勒以他那种稳健的方式点了点头。他比她高一头，说话时老盯着她的左边脖子，这使她感到恼火。

可是没有人带口信来。安娜左思右想，不如干脆带着孩子一走了之，离开这里到南边去，到肯普滕或宗特霍芬去找个工作。只是人们传说公路上不安全，并且又正值严冬，她才暂时作罢。

然而，在田庄里现在愈来愈难呆下去了。在午餐桌上，嫂子竟当着所有雇工的面以怀疑的口气盘问起她的丈夫来。有一次，她甚至还假惺惺地向孩子投以怜悯的目光，一边大声地叫“可怜的小乖乖”。于是安娜决意离开此地。不巧孩子又病了。

小家伙哭闹不宁地躺在他的木箱里，满脸烧得通红，两眼黯淡无神。安娜通宵达旦地守护着他，内心充满担忧和希望。当孩子的病况又开始好转，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时，一天上午，有人叩门，走进来的是奥特勒。

房间里除了安娜和孩子之外没有旁人，因此她无需装模作样，何况他的到来使她大吃一惊，也无法再装模作样了。他们默默无言地站了好久，奥特勒这才开口说，他已经考虑好了，这次是专程前来接她的。他又提到了“婚姻圣礼”。

安娜火了。她压低嗓门，却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她压根儿就没

有想同他一块过日子。她之所以同他结婚，仅仅是为了她的孩子；她和孩子除了要他的姓氏以外，对他别无所求。

她说到孩子时，奥特勒匆匆地朝木箱方向望了一眼，孩子正躺在里面咿呀学话。但他并没有走过去。这就使安娜对他更加反感了。

他又说了一些老一套的话，要安娜再好好想一想。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的母亲可以搬到厨房去睡。说到这儿，安娜的嫂子走了进来，好奇地向他问候，并留他吃午饭。他坐下来准备吃饭，这时才向安娜的哥哥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既没有假装不认识他，也没有透露自己认识他。对嫂子提出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单，眼光始终没有从他面前的盘子上抬起来过。他说他在默林找到了工作，安娜可以搬到他那儿去住了。可是他没有再说这次就要把安娜接走。

下午他躲开安娜的哥哥，跑到房子后面劈木柴去了，虽然并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吃晚饭时他又一言不发。饭后嫂子亲自抱了一条被子到安娜的房间，让他在那儿过夜，可是他却令人惊讶地笨拙地站起身来，喃喃地说，他当天晚上就得赶回去。他在离开以前心不在焉地朝孩子躺着的木箱凝视了片刻，可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去触动他。

当天夜里安娜病了，发起高烧，一连烧了好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她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只有几次，到了中午时分，她的烧退了一些，她就爬到孩子的木箱跟前，给他把被子盖盖好。

在她生病的第四周，奥特勒驾了一辆大马车前来接她和孩子。她一声不吭地跟他走了。

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这在雇农家的稀汤伙食情况下并不足怪。可是，有一天早晨她发现孩子给搞得肮脏不堪，便决心下床了。

小家伙对她笑脸相迎。安娜的哥哥常说，孩子的笑容完全同她一样。他已长大了，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在房间里爬来爬去，每当他摔倒在地的时候就拍着巴掌，口中发出轻轻的叫喊声。安娜用一个木盆给他洗濯，又恢复了信心。

过了几天，茅屋生活她确实已无法忍受了。她给孩子裹上几块床单，揣上一个面包和一点干酪，就逃走了。

她打算去宗特霍芬，可是没能走远。她身子骨还很虚弱，公路上积雪正在融化，再加上村民们由于战争变得多疑而吝啬。出走后的第三天，她失脚踩进了一条路沟，扭伤了脚。经过许多小时——在这当中她一直在为孩子担惊受怕——她被人送到一户人家，被安置在牲口棚里。小家伙在母牛的脚步下来爬去，她吓得惊呼起来，可是孩子却只是咯咯直笑。末了，她只得向这户人家说出了她丈夫的名字，奥特勒又把她接回默林。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想逃走了，听任命运的摆布。她劳动很辛苦。只有一小块土地，收获的东西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真不容易啊。不过丈夫对她还不错，孩子能吃饱肚子。她的哥哥不时也前来看望他们，捎来一些礼物。有一次，她甚至叫人把孩子穿的一件上衣给染成红色。她心想，这对一个皮革染色师的孩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岁月流逝，她已变得乐天知命。养育孩子给她带来许多乐趣。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有一天她进村去取糖浆，回来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她的丈夫告诉她说，有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坐马来把孩子接走了。她大吃一惊，站立不稳，一下子倒在墙上。当天晚上，她就动身去奥格斯堡，身上只带一个装食物的小包。

她一进城便首先去制革厂。人家不放她进去，她没有能见到孩子。

姐姐和姐夫竭力劝慰她，可是毫不管用。她跑到官府前面大叫大嚷，说有人偷走了她的孩子。她甚至含沙射影地说是新教徒偷走了她的孩子。于是人们告诉她，如今世道不同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早已和解了。

要不是她运气好，她定会一事无成。她的官司由一位法官审理，而这个法官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

他就是在整个施瓦本以禀性暴躁与博学多才而赫赫有名的伊格纳茨·多林格尔法官。他曾代表奥格斯堡自由市同巴伐利亚选帝侯打过官司，后者称他为“这个识几个拉丁字的乡巴佬”，而下面的老百姓却在一个长长的恐怖故事中对加加以歌颂。

在姐姐和姐夫的陪同下，安娜去找了他。这个身材矮小肥胖的老人坐在一间陈设极为简陋的狭小房间里，案头堆满一叠叠卷宗。他只是简略地听了听安娜的申诉，便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嘟囔着说：“站到那儿去，快一些儿！”一边用他那短小肥胖的手给安娜指了指从窄小的窗户透进光线的那个地方。他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她的脸，有好几分钟之久，然后叹了一口气，打发她走了。

次日他派一个法警把安娜叫了去。她刚走到门口，他就冲她嚷道：“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制革厂那笔可观的产业？”

安娜固执地说，她要的只是孩子。

“别以为你能捞到这家制革厂，”法官嚷道。“要是这小东西果真是你的孩子，这笔产业就判给青格利的亲属啦。”

安娜点了点头，没有看他一眼，然后说道：“他不需要这家制革厂。”

“他是你的孩子吗？”法官吼道。

“是的，”她低声说。“要是我能把他带大到什么都会说就好了。他现在只能数到七。”

法官咳嗽起来，理了理案头的公文，然后平静了一些，不过话里仍带有怒气：

“你要这个男孩，而那个身上穿着五件绸衫的婆娘也要他。可他需要的却是真正的母亲呢。”

“是的，”安娜说，眼睛看着法官。

“走吧，”法官嘟囔着说。“星期六我开庭。”

到了星期六这一天，佩拉赫钟楼旁的市政厅前面的广场和主要街道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他们都想亲眼看看怎样审理新教徒孩子一案。这件怪事从一开始就引起很大轰动，在家庭里，在酒店饭馆里，人们到处都在争论谁是真的母亲，谁是假的母亲；更何况主审官又是老多林格尔，他以说话尖刻、断案明达而遐迩闻名，人们都爱看他判案。他每次开庭，比用怪声怪调演唱的歌手和教堂年市还要受欢迎呢。

因此，这一次簇拥在市政厅前的不仅仅有许多奥格斯堡市民；还有不少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民；星期五逢集，为了观看这次审案，他们赶完集后就留在城里过夜。

多林格尔法官的审案大厅，人们都管它叫金厅。象它这样大的厅堂竟没有一根柱子，在德国还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素负盛名；天花板则是用铁链子钩挂在屋顶上的。

多林格尔法官坐在一列长墙前面，看上去活象一个大肉团子。他身后那扇青铜大门紧闭着。一根普通的绳子把听众隔开。法官席地而坐，面前没有桌子。这种做法是他几年前亲自规定的，他很看重这种布置。

在用绳子隔开的那块地方，在场的有青格利太太同她的父母，从瑞士赶来的已故青格利先生的亲属——两位衣冠楚楚、气派不凡的男人，样子象是有地位的商人——以及安娜·奥特勒和她的姐姐。在青格利太太身旁还有一个保姆抱着那个孩子。

所有的人，诉讼的双方和证人，全都站着。多林格尔法官常说，让当事人都站着，开庭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不过他让他们站着，也许只是为了使他们能挡住观众的视线，人们只有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才能看到他。

审判开始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安娜一看到孩子就大叫一声，走上前去，而孩子也想找她，在保姆怀里使劲挣扎，哭闹起来。法官叫人把孩子带出了大厅。

然后，法官传唤青格利太太。

青格利太太裙衫窸窣地走上前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描述了皇帝的军队洗劫她的家、夺走她的孩子的经过。就在当天夜里，这个女佣人跑到她父亲家来报告说孩子还在屋子里，可能是想得到一笔小费。她父亲当即打发厨娘去制革厂，但并没有找到孩子。她认为此人（她用手指着安娜）把孩子弄走了，目的是勒索一笔钱。倘若不预先从她那里把孩子领走，这个人迟早会来提出这种要求的。

多林格尔法官传唤青格利先生的两位亲属，问他们当初可曾打听过青格利先生的下落，而青格利太太又是如何对他们讲的。

两人作证说，青格利太太告诉他们，她的丈夫被打死了，孩子已交给一名女仆收养，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谈到青格利太太时一点也不客气，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只要青格利太太打赢这场官司，制革厂的全部产业就会判给他们了。

听完他们的证词，法官再次转向青格利太太，问她当时是否吓破了胆，丢下孩子就走了。

青格利太太用她那浅蓝色的眼睛惊愕地望着法官，没好气地回答说，她并没有丢下孩子不管。

法官清了清喉咙，关切地问她是否认为，一个母亲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

是的，她是这样认为的，她回答得很果断。

那么她是否认为——法官继续问道——一个当妈妈的要是这样做的话，是否该打屁股，管她身上穿几件衣衫？

青格利太太没有回答，于是法官就传唤昔日的女仆。她迅速走上前去，低声地把在预审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她边说似乎在听什么，眼睛不时向大门口张望，刚才孩子就是从这扇门带出去的。她好象在担心孩子一直还在哭闹。

她说，那天夜里她虽然去过青格利太太的叔父家，但后来并没有回制革厂去，因为她害怕皇帝的军队，而且因为她担心自己的私生子，当时她的孩子被寄养在邻近莱希豪森地方可靠人的家里。

老多林格尔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提高嗓门说，当初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还有一人感到害怕哩。能证实这一点他感到高兴，因为这证明，当时至少有一人还有点理智。不过刚才说话的这个女人品格并不高尚，因为她只关心自己的孩子，不过这也难怪，俗话说，血比水浓嘛，一个当母亲的也会为自己孩子去偷窃，但这是法律严格禁止的，因为别人的东西总归是别人的东西，凡是偷东西的人也都在撒谎，而撒谎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接着他借题发挥，用他那睿智而尖刻的语言，教训大家不要作奸猾的人，这种人甚至站在法庭面前还要撒谎。说着他把话锋一转，谈了一通向无辜的母牛的牛奶中掺水的农民和向农民课以重税的市政府等与案情毫无关系的话以后，宣布审判已告结束，没有什么结果。

之后他停顿了一段时间，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环顾左右，好象在期望某一方提出如何了结此案的建议。

人们面面相觑，一些人伸长脖子，想看一看束手无策的法官。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大街上传来的人群的嘈杂声。

法官叹了口气，又说下去。

“无法断定谁是真正的母亲，”他说。“这孩子真可怜。我们听说作父亲的常常逃避当父亲的责任，那是些无赖，可这儿却有两个人争当母亲。法院充分地听取了她们的申诉，每人给整整五分钟的时间。法院确信，她们俩都在信口雌黄。刚才已讲了，我们也得为孩子着想，他得有一个母亲。因此，闲话少说，我们必须确定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

他怒气冲冲地叫法警去拿一支粉笔来。

法警拿来了一支粉笔。

“用粉笔在这儿地上画一个能站三个人的圆圈，”法官吩咐他说。

法警跪在地上，按照法官的吩咐画了一个圆圈。

“现在把孩子带进来，”法官命令说。

孩子被带了进来。他又开始号哭，想要找安娜。老多林格尔不理睬孩子的哭闹，提高嗓门说：

“现在进行的试验是我从一本古书上学来的，这个方法很有效。用粉笔圈来检验，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识别真正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因此必须检验一下这种爱的强度。法警，把孩子领进粉笔圈。”

法警从保姆手中接过又哭又闹的孩子，把他带进圈内。法官转过脸来，对青格利太太和安娜说：

“你们也站到粉笔圈里去，各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我说声‘开始’，你们就使劲把孩子往圈外拉。谁对孩子爱得越深，谁就会使更大的力气拉，就会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

大厅内不安静起来。观众都踮起脚尖，同站在自己前面的人吵架。

当两个女人走进圈内，各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的时候，全场又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孩子也不哭了，好象已感到这是怎么回事

儿。他抬起自己泪流满面的小脸向着安娜。这时法官发出了“开始”的口令。

青格利太太猛地用力一拉，就把孩子拖出了粉笔圈。安娜惘然若失、满腹狐疑地目送着孩子。她害怕两边同时用力拉孩子胳膊会把孩子拉伤，所以马上就把他松开了。

老多林格尔这时站了起来。

“这下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母亲了，”他高声说。“把孩子从那个臭婆娘那里抱回来。她是会冷酷无情地把孩子撕成两半的。”接着他向安娜点点头，随即迅速离开大厅，吃他的早饭去了。

在以后的几周中，附近地区那些聪明的农民都说，法官把孩子断给默林的那个女人时还向她眨了眨眼睛。

(高年生 张烈材译)

